



黄毛丫头

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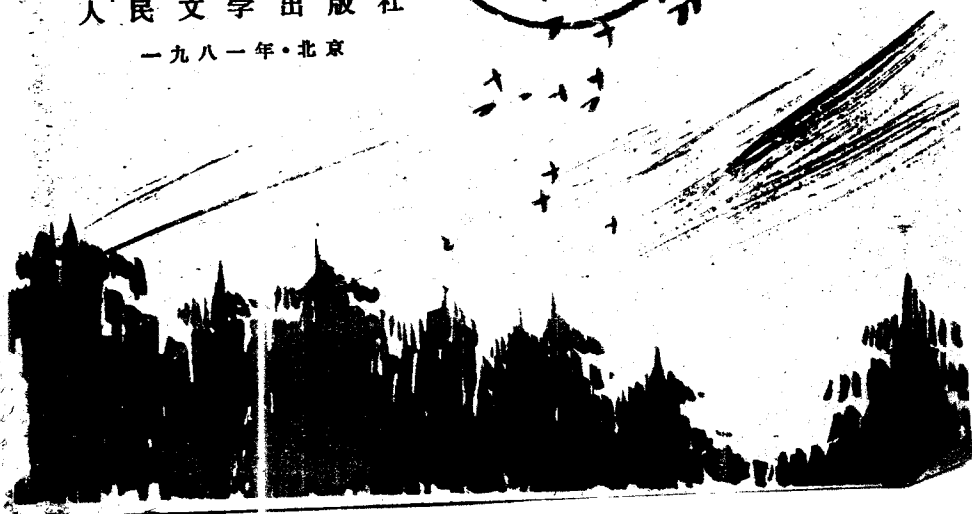
黄毛丫头

乡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1962 年新春佳节。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南方山区，一支林业队在女队长赵武妹带领下，要上山造林，管理树木。正常的行动遭到了不正常的阻挠。

林业队为了上山安营扎寨，首先要大战龙首峯，打死横挡山路的斑斓猛虎；深夜放木排，追寻盗窃木材犯；还得想办法应付一位大队领导者的种种刁难。这群山里姑娘和小伙子们，行动时粗犷憨直，动心处却也怀有细腻醉人的爱情。

这部作品，描述了林业队的一段经历。故事洋溢着深山老林的阳光、空气和泥土的质朴清新的气息，犹如清甜的杉溪水，潺潺流来，委婉舒畅。

封面、扉页：李 鸿 远

黄 毛 丫 头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1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1}{4}$ 插页 2

1981年9月北京第1版

1981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书号 10019·3173

定价 1.05 元

目 次

一	城里女学生	1
二	山里姑娘	10
三	私房商议	27
四	橄榄歌	38
五	舅父与甥女	48
六	大院内外	58
七	村歌	68
八	深宵	76
九	青年心事	84
一〇	阵容威武	95
一一	螺声报捷	112
一二	巧阵	122
一三	话不投机	135
一四	夜访	144
一五	进山路上	153
一六	礼物	166
一七	去不去?	180
一八	采访	192
一九	登飞龙峰	206
二〇	一封家书	216

二一	苦恼	226
二二	陷阱	236
二三	查仓	245
二四	正合心意	256
二五	两个女学生	266
二六	走门串户	281
二七	见报	293
二八	夜“审”	310
二九	欲擒故纵	321
三〇	溪畔	330
三一	得意忘形	338
三二	说媒	350
三三	物归原主	361
三四	激流勇进	374
三五	酒楼得讯	386
三六	医院里	397
三七	院子里的风波	408
三八	封嘴	423
三九	将计就计	436
四〇	走为上策	457
四一	心愿	472

一 城里女学生

（一滩高一丈，上府在天上。）

初升的太阳，照在汹涌澎湃的大江上。一艘内河快艇，沐浴着金辉，向上游前进。快艇上了一个急滩又是一个急滩，滩滩相连，接续不断。到了前滩，回头看刚才经过的后滩，好象登上楼顶看楼下，往前看还有更高的滔滔滩水在前头。没尽头的滩，没尽头的水。快艇好象逆着大江驶上云端。）

快艇的船头上，坐着一个年轻姑娘，身边放着一担行李。她看着江水和两岸青山，完全给奇丽的江景迷住了。

（岸两边青山接着青山。南岸山麓，泥土犹新的公路线，若隐若现，通到山的深处，进入缭绕山腰的棉絮般的云雾之间。北岸山麓，一条前几年才建成的铁路，宛若长龙，伸向前方。铁路上出现许多建筑群，那是新的车站和新的村镇。

江面上，有时出现顺流而下的木排、竹排，迎着阳光向快艇奔腾而来，又从快艇边滑过，火箭似地往下游驰去。有时还看到载着客人或货物的轮船、帆船，从上游驶来。

虽然立春过去了，气候开始回暖，太阳光又是这样的好，早晨的江风吹到脸上还是凉飕飕的。）艇上旅客们穿着过节的衣服，坐在关上玻璃窗的舱里谈天。有些客人，用奇异的目光，看着那个坐在不挡风的船头上的姑娘。她穿着半新旧的

蓝布衣、黑布裤、黑布鞋，短头发用橡皮筋扎着，全身上下没有一点惹眼的打扮。今天是一九六二年，农历正月初五。年轻姑娘新春出门，哪个不穿红着新？这姑娘的穿戴和举动，都有点怪！

（快艇又驶上一个险滩，水急浪大，江面上千百个漩涡在打转，涛声如同雷鸣，船身剧烈地震动着，浪花如雨扑上船头。）一个上了年纪的船上服务员，来到船头，对那姑娘喊道：

“依妹，浪大风大，进舱去吧！”

姑娘回过头来，对服务员笑了笑。她还不到二十虚岁，好看的圆脸被江风冻得红红的，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挂着小水珠，在阳光中闪亮，上唇微翘，遮不住牙齿，显得又天真又稚气。她用澄澈有神的眸子望着服务员，似乎在说：我不怕，坐在这里更好。服务员见她对江上一切都感到新奇，知道她是才来这里的新客，就说：

“头一次去上府？”说完，才想到“上府”这个名词，青年人都不用了，只有老一辈人，才称闽北为上府，闽南为下府。他怕对方听不懂，正要解释，姑娘回话了：

“是头一次。”

服务员没有再催促回舱，只吩咐她要自己小心。

这位装束朴素的美丽姑娘是谁？趁着她静静地欣赏江上风光的时候，来介绍一下吧。她从小喜欢文学，读了不少小说，背诵过许多古文和诗歌，想当女作家。高中毕业时，同学们说：你将来一定到大学去攻文学。她摇摇头，心里说：大学未必就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与其到大学去读书，不若到农村去生活几年，参加那里的斗争，变成农民，也变成作家。同学们

知道她的打算,有的说:

“眼下农村比城里更困难,你到那里要受苦的。”

“想写作不走这条路行吗?农民受得了苦,我为什么受不了?”她回答他们。

年前,她从学校一毕业,就给山里村大队写了一封信,要求来生活、劳动。她选择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山里村是她出生的地方,她不懂事的时候,就随父母离开家乡,后来一直没有回去过。她对山里村有一种讲不出的天然的深厚感情。其次,山里村的名字,曾不止一次在报纸上出现过,工作很出色,她想这里可供写作的材料一定很多。她的父母对她要下乡劳动,感到有点不可理解,只是子女大了,由不得爹娘,也阻拦不住。他们又担心她下乡后人地生疏,生活太苦;见她选择到自己家乡去,才放心了些。

山里村大队党支部很快就回信,说欢迎她回来。收到支部来信的第二日,她又接到一封从家乡发来的信,写道:

钱梅梅同志:

让我自己来介绍一下吧,我叫赵武妹,有人叫我赵石锤。现在农村困难不小,生活也苦。你决心在这样时候回乡生活、劳动,是有点胆量和志气的。听说你是个女秀才,会写文章,到农村对你大有好处。你来后,就和我们一道劳动、生活、学习。你住的地方,我已经给安排好了。什么时候动身,坐哪一班车?马上来信告诉我们,懂吗?

赵武妹

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嚟,是她!赵石锤这个大名,梅梅早已久仰。前年,杉溪

县修建大水渠，十七虚岁的赵武妹带了一队山里村姑娘，到工地指挥部报到。当时，工地上正喊缺石匠，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姑娘凑起来商量一阵，就要求去拿石锤。人家以为这些女孩子是说着玩的，哪见过妇女当石工呢？有人故意问领队的武妹：“你姓什么？”武妹说：“姓赵。”“那你要当‘找石锤’了？”这一带地方的习惯，对有手艺的人，多以他使用的工具来称呼他。如姓赵的铁匠，就叫赵铁锤；姓赵的石匠，就叫赵石锤。也有叫人家“找铁锤”和“找石锤”的，那是讥笑一些学不成手艺的笨蛋，老在师傅身边帮助找工具做杂活。赵武妹受不了轻蔑，生气地说：“你笑得太早了！”那人讨了没趣，也不敢出声了。

赵武妹和她的同伴，为了争气，坚持当石工。她们拜几个老石匠为师，勤学苦练，没有多久也掌握了基本功夫。在一回竞赛中，女石匠队竟赢了一队男石工，第一次争到了面子。后来她们领了修通摔猴岩渠道的任务。这渠道在悬崖峭壁上，在那里劳动很危险，工程难度也大，一般男石工也感到棘手。但，摔猴岩终于被她们打通了，女石匠队的事迹登上了报纸。从此，谁也不敢小看这群女孩子。

家乡出了女石匠队，出了赵石锤，梅梅感到自豪，从心里羡慕她们，钦敬她们。想不到，今天赵石锤会给自己来信，真是喜出望外。

她觉得赵石锤的信，讲得非常对劲，读起来非常顺心。就连赵武妹写的有大有小的字，象一匹匹无法驯服的野马，也蛮好看，挺有生气。信，对她有意想不到的魅力。她已经会背诵全文，还是一看再看。她想象这个赵石锤的性格，就似这信一样，直通通，火辣辣，落落大方，或者有点粗野。“我就喜爱这样

性格鲜明的人物。她就要成为我未来作品里的英雄人物的雏型。今后就和她在一起生活、战斗，多幸福，多么有意思呀！”她渴望马上见到这位赵石锤。

她对武妹产生了深切的爱慕和尊敬。今天，她不穿花衣服、新衣服，行装里也不带花布衣裳，并不是她没有花衣衫，而是害怕浑身英雄气概的赵石锤见到了笑话。

昨天，春节刚过，梅梅就挑起行李下山区，今天是她往农村路上的第二日。本来到目的地去，应该先坐火车，再乘汽车，当日就到达。可是，她不坐火车，昨天搭了一日逆水轮船，现在又乘上快艇。她懂事以来，足迹没有越出省城百里地。多年来，这条大江一直吸引着她。这几天，她强烈地想念着武妹。听妈妈说过，武妹过去的生活也与这条江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跟自己还有一段共同的经历。所以她特地从水路走，领略一下向往的大江，和武妹生活过的地方。

她回来，没有按照武妹信里讲的去做，不事先通知武妹，也没有告诉大队同志。这倒不是不尊重赵石锤和大队领导，她另有想法。梅梅明白让对方知道了行期和船车班次，必定会赶到车站去迎接。多不好意思呀！索性不讲，他们摸不到行踪，免得来欢迎。一个人回乡，何必要惊动大家呢？

快艇继续前进，太阳慢慢地升到高空，山水更加明亮了。接近中午，风也小了，阳光射在身上，暖洋洋的，象喝了一点酒，怪舒服。梅梅发现前方南岸青山忽然分开，有一条清溪从中间流到大江来。溪口停泊着几艘汽艇和许多木船，还有一大片木排，好似江上浮起一块平地。码头上有几棵百年大榕树，榕树后面一片楼房，掩映在翠竹碧树之间。老服务员又出

现在船头，对梅梅说：“前面码头就是杉溪口。”

“那就是杉溪口！”她惊喜地说。

妈妈曾对梅梅讲过：杉溪口在大江上游，是杉溪流进大江的地方。当年住着近三百户人家，只有一条又窄又小的阴森森的街道，永远是泥泞不堪。可能是地下水位高，也可能是水沟长年失修。晴天从街心走过，也是一步一个水坑，整天湿漉漉，好象老在流泪。街尾有一座很大的将军庙，常常住满衣衫褴褛的背乡离井的外村人。

旧社会，杉溪县年年闹饥荒。抗日战争期间，小小的山村就饿死了百把人。那时候，到处抓壮丁、抓民伕。一九四五年春天，杉溪县灾荒特别严重。一天，两对青年夫妇，全身浮肿，一步一喘地来到将军庙前，他们见庙里已经挤满了人，连门外也没有他们歇足的地方，便在附近一个居民的屋檐下坐下来。两家人命运一样，连人口也相同，都带一个两虚岁的女孩子。这两个女孩子就是赵武妹和钱梅梅。他们在屋檐下还没有坐稳，就听到一阵吆喝声：

“不准走，走就打死！”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穿草绿色军装的保安队士兵，把灾民包围起来。灾民们饿得头昏眼花，身上没劲，哪跑得动。于是男的一个个都给绑了，一次抓了两百多人。老的给刮了胡子当青年卖，小的强迫穿上军装也可以顶人数，没有一个幸免。男人被抓走后几天，武妹的妈妈饿死在杉溪口，武妹被一家好心肠的船民收养下来。梅梅由妈妈带着到处漂泊，最后到了省城。

快艇冲着波浪前进，只听见一片哗哗水声。这里的江面开阔了，江水特别澄清，明亮的阳光直射水中，象一条翻滚的透明的玻璃江。银灰色的汽船、轮船，红色的住家船，木头纹理鲜明的木帆船，和波光相映，色彩缤纷。当年，收养武妹的那位船民，不就漂流在这里吗？一只破旧的小船上，住了他受难的一家人。梅梅想象中当年阴云惨淡的杉溪口江面，如今一点痕迹也找不到，那样破烂的小船也看不到了。

快艇靠了码头，梅梅挑起行李上岸来，走过一段路，穿进街道。水泥路面，可以并排通行三辆大卡车，两旁新盖的商店成排。找不到妈妈讲的那条小街和将军庙了。她感到肚里非常饿，便走进一家点心店。

点心店里已有好多人正排队买签。她看到卖签人的座位上方，挂着个小黑板，写道：

“本店只供应持有当日车票、船票的旅客。供应时间：上午八时到九时，中午十一时半到十二时半，下午四时半到五时半。本日供应：咸粥，每碗收粮票二两，六分钱；年糕，一块收粮票一两，一角钱。”

她排在队尾，一个跟着一个，马上到了卖签人的面前，她的后面又摆了长蛇阵。她说：“四块年糕！”

卖签的是个青年妇女，说：“没有年糕。”

“黑板上不是写着吗？”

“今天不供应了，那是春节时候的牌子。”卖签的人说。

“咸粥是什么煮的？”梅梅问。

“盐。买吗？不买让后面的来！”卖签的人不耐烦了。

梅梅想，不买就要饿肚子，还是买吧。她拿出粮票和钱，

卖签的说：“车票船票呢？”

她交出船票，卖签人检查一下，是当日的没有错，才收下钱和粮票，给她两个小竹签。她拿着竹签，到锅台前，交给一个服务员。服务员让她捧走两碗粥。

同桌一个中年妇女，看她不象农村姑娘，就问她：“你从哪来的？”

“省城。”

“省城点心店供应会比这里好吗？”

这几年，梅梅在城里从来不上点心店，三餐都在家里吃。她以为如今国家正困难，到饮食店里排队，会增加人为的紧张气氛，影响不好。所以城里点心店供应什么东西，她听说过，却没尝过。

另一个顾客说：“和这里差不多。什么排队买签，定时供应，就是从省城学来的。咸粥也不错，饥不择食嘛！”

梅梅正正经经吃粥，不参加他们的议论。在学校里，她最反对人家说什么粮食紧张、供应不好。只有落后分子才发这样牢骚，讲这样怪话。当然，她有时也感到粮食确实不够吃，可是从不讲一句怨言。她吃完两碗，觉得肚子并不饱。她离家时，妈妈千方百计，给她多弄来几斤粮票，吩咐她路上一定要吃饱。她很想再买一碗，担心同桌顾客看出省城来的女孩子，也因为缺乏油类食物，变得饭量很大，决定不买，站起来就走。

走到街上，看看大马路、新店铺，心里说：要是没有饥荒，会多好呀！

她又坐上了汽车，车子沿着杉溪往前跑。杉溪比大江窄

多了，滩险水急，涛声喧天。两岸高山连绵起伏，山上种着许多杉木、松木。山脚下有稻田、村庄。村前屋后的梅树、山苍子，正开着白灿灿的花朵。车子转了一个大弯，她看到对岸山腰有一条巨蟒似的水渠，穿山劈岭，蜿蜒而来，那莫不是杉溪水渠？好大的气魄！

汽车走了三个小时，进入上杉溪。又拐了个弯，对岸出现了一处悬岩峭壁，上面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水渠就从壁上通过。好个怵目惊心的工程！可以想象当时开渠，劳动何等艰巨呀！

“那是摔猴岩！”梅梅脱口而出。

旁边一位旅客说：“摔猴岩给山遮住了，看不见，它比这险！”

梅梅惊讶不已，对山里村的女石匠队，更添了敬意。

（车窗外，一片片森林、绿田、村庄迎面而来，公路边条条电线杆往后闪移，汽车继续向前飞奔。）

二 山里姑娘

钱梅梅在大南山小车站下车时，已近黄昏。从小车站沿溪边往前走三里路，对岸便是山里村。两岸之间，有一座浮桥相通。钱梅梅挑着行李，站在南岸浮桥头，举目望北岸。（只见在高大翠绿的棕榈、樟树之间，瓦屋蝉联，炊烟袅袅。）

村子的左右和后面，是一片梯田。

（村）后有三座巍巍大山：当中那座山，冈峦起伏，时隐时现，越往后面越高，有如腾空而起的巨蟒；两边的山，岭高势陡，象两只昂首峙立的大兽。妈妈曾对她讲过，家乡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当中的山叫飞龙山，只长草，很难长树；东边的山叫火牛山，一片红土，寸草不生；西边的叫水牛山，靠着杉溪，老树古木参天。梅梅果然看见到处是山；只是飞龙山、火牛山已非荒山秃岭，三分之二地方种上了树；水牛山虽然森林很多，却不全是老树古木。与母亲讲的已不一样。

（杉溪水沿着水牛山麓，从北向南滚滚而流。水到村头，被对岸的石壁挡住，溪面翻起激浪，泛着一片漩涡，折向东流。到了村前这浮桥的上方，溪流就渐渐地平静下来了。这时，溪风向东吹，浮桥向东摇荡，桥身微微弯着，象把长弓。傍晚的阳光，照在澄净的溪流里，万点波浪闪着红光，好象整条溪水在燃烧。）

这里，就是梅梅出生的地方，就是她上代人生活的地方，就是她马上要见面的朋友——武妹居住的地方。虽然对它还是陌生的，心里却涌起一种讲不出的亲切感情。

忽然，北岸大樟树底下，传来了山歌声：

岭上青杉迎朝霞，
不畏风狂和雨打。
耕山英雄众姐妹，
高山崇岭去安家。
太岁头上偏动土，
老虎嘴里敢拔牙。

.....

（四面青山发出回响。歌声柔润、清脆，没有一点杂音，句句听得明白。）梅梅不禁叫好。

忽然，歌声中止，传来讲话声：“看，那是不是梅梅姐来了？”

这喊话，那样清响，那样含有甜味，正是唱山歌人的声音。

接着又听到另一个姑娘的答话：“应该是！怎么这样快来了？”声音浑圆洪亮，是个女中音。

她看到两个留着短发、穿着格子花布衫的姑娘，已往桥上跑来，顿时心里热乎乎的，又有点慌张，忙往桥上走。转眼间，两个姑娘已跑到她的跟前。

一个姑娘长得清秀苗条，圆圆脸孔，一脸孩子气，闪着大眼睛，年约十五、六岁。她看到客人行李箱上，写着“钱梅梅”三个字，兴高采烈地抢过钱梅梅肩上的行李，对客人笑道：“我

们带你走！”便走到前头去。

从声音里，钱梅梅听出她是唱歌人。

另一个姑娘，长得比普通人高一点，方方的脸孔，长眉直鼻，很丰满，又很结实，大手大脚，象个男子汉，年约二十边。她热情又大方地说：

“林业队姐妹派我们接你。以为你会坐火车来的，只是不晓得哪一天到，决定从今天起，傍晚就到大南山车站去等。没想到头一次出村就接到了。怎么不从铁路来？”

钱梅梅又惊又喜：林业队姐妹派来的？

“武妹姐也在林业队吗？”妈妈讲过，武妹比自己大几个月，应该称她姐姐。

“她是我们林业队的头头。管了我们六十几号人马。这首山歌就是武妹编的。”象男子汉的女中音姑娘说。

“林业队六十几个姐妹？”梅梅说。

“男的三十人，我们多数，半边天占了优势！”象男子汉的姑娘说。

钱梅梅说：“听了你们唱的山歌，还以为林业队都是女的。”

走在前头挑行李的姑娘，回过头来说：

“本来那句‘耕山英雄众姐妹’是‘我们耕山英雄汉’，被这位女秀才改过来的。突出了半边天。”真机灵，一下子就猜对了客人听了这句山歌，才产生这种感觉的。

被称为女秀才的男子汉似的姑娘说：“什么女秀才，这是事出有因的。男队员里有个胆敢看不起女同志的人，总是说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女孩子们不能代表他讲话。不怕你笑话，